杜曲文苑

2026 年 11 月 13 日　星期五　主编：赵命可

责编：秋川　美编：庞红梅　校对：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術報

诗歌苑

小狗一无所有（外一首）

○ 北　野

没有父母
没有兄弟姐妹
没有姑姑舅舅婶婶姨姨
也没有婚姻子女社保养老金
小狗来到人世间
身上没有一分零钱和一件私人物品
除了水和简单的食物
小狗似乎别无所求
汽车穿越隧道的时候
主人摇起车窗，隔绝外面的尾气
狗生苦短，有时恰好约等于人类旅途
关窗闭气的那段时间
人类的大好时光几乎全在隧道外面
小狗没有隧道概念
它蹲在汽车后座，满心欢喜满眼爱
只为能守在主人身边

缺　失

从前夜晚散步
斯丹总是第一个冲出楼门
回家时礼让三先，守在末尾断后
如今斯丹没了
前面和后面都是空的
楼门里外，除了你我，没有旁人
遛狗的时间和路线还在
狗绳、狗碗、狗玩具和狗气味还在
灵兽消失了
曾经完整的小确幸突然碎裂
缺口尖利，难以弥合
崩掉的碎片，不知所之
我们这些相依为命的弱小生灵
经得起可见的生老病死
扛不住不明缘由的突然失踪

这一刻，他拧干思想

○ 李志瑾

他打算把掌心的老茧，留给鲜花
只因它们在微笑。
欲将旅途的困顿，送给戈壁
希望沙砾不要绝望。
想让汗水和泪水，献给小溪
祈祷江河不会断流……
最终，他背着饱满的行囊
简单地离去。

他留下了美酒
因为往事无法跟随。
留下了酒后豪情
因为时光无可挽回。
留下了熟悉的味道
因为记忆终会虚无。

陷入沉重的思考，他反复咀嚼过往
像用力拧干一条汗巾，扭曲了思想
背对着北方，他用潮湿的纸
书写惨烈的千涸。

夜晚的月光，依旧那样醉人
他想起背负的行囊
匆匆打开：
里面塞满土腥的空气和严肃的文字。
他不忍仰天长啸：一切都已遗落
除了自己

重走长征路

○ 徐　喆

你总是走在我的前面
我加大步幅加快步频
在你的身后苦苦地追赶
一个背影朦朦胧胧地跃动
你总是走在我的前面

白云蓝天牛羊撒欢的草原
让旅途趣味无穷诗思浪漫
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时续时断
运动计数飙升突破了二万

谢绝吸氧谢绝喝红景天
穿越在山原起伏的甘南
一颗装载了信仰的心儿
可以远方，也可以赋能无限

寺坡村

○ 邢　林

一个村庄，既有唐诗文脉，又有民间工艺，还走出过几位翰林学者，这样的文化厚度，在长安城南并不多见。

很多人第一次经过这里，可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普通村庄。可如果往历史深处多看一眼，就会发现，这个村子里，清代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祖孙三代出过 3 文 1 武 4 名进士，个个为官清廉、官声极佳，其中一位就是清末翰林——薛宝辰。

他不是传说，不是民间故事里被不断夸大的“名人”，而是真实存在过的长安人，字寿萱，就读于关中书院，深得柏景伟器重，为志学斋斋长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中进士，十九年（1893）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，辛亥革命后任陕西省长公署顾问。他也曾是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最早的编修者之一，晚年回归家乡杜曲寺坡村，以医术自养，写字、著书、种菜、吃药。著有《宝斋文诗钞》《医学绝句》《医学论说》《仪郑堂笔记》《素食说略》等。至今仍被反复提及的《素食说略》，收录 170 余道素菜做法，被后世称作“中国近代首部民间素食养生专著”。

杜曲流传一句话：“冯家的山，杨家的房，卢家的骡子比车长，郭家的银子用斗量，薛家的名誉满天扬。”薛家就在长安城南杜曲寺坡村，曾是颇有声望的家族。薛宝辰本人出身书香门第，后来考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咸安宫总裁、文渊阁校理，当过宣统皇帝的老师。

薛宝辰于 1901 年起在关中书院做主讲，是关中书院历代山长之一，并参与地方志编修，足见他在当时陕西文坛和学界的位置。

有意思的是，薛宝辰并不是一个只活在奏折、典籍里的“高冷官员”。杜曲老街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，某日，春雨过后，他走在街上不慎滑倒，众人哄笑，他却从容吟道：“春雨贵似油，下得满街流；滑倒薛学士，笑煞一群猴。”

薛宝辰的著作不少，但真正让后人记住他的，是一本看似“不宏大”的书——《素食说略》。

这本书成于他晚年。辛亥革命后，他闭门谢客，以医术自养，笃信佛教，主张“生机贵养，杀戒宜除”。《素食说略》按类别分为四卷，记录了清末流行的 170 多种素食制作方法，从调味品、酱腌小菜，到菜肴、饭粥、点心，多是百姓日常能见到的食物。

这种“落回生活”的气质，其实至今仍在寺坡村的烟火里。杜曲街道最有名的小吃叫热豆腐，卤水点制，冬日的清晨，一碗热气腾腾白嫩的热豆腐，浇上一勺秘制辣子汁，配刚出炉的葱花饼，打二两烧酒，杜曲人吃着最喜爱的早点开始了幸福的一天，简单、实在，却最能抚慰人心。它不像大菜那样讲究排场，却带着关中人的直爽与厚道。它和《素食说略》里的关中味道一样，不张扬，却有生活本来的香气。

从薛宝辰笔下的素食，到寺坡村的热豆腐，中间隔着 100 多年，却有一条共同的线：杜曲人的生活，从来不只是宏大叙事，也藏在一碗饭、一碟菜、一缕热气里。让来杜曲的人，既能读到一位翰林的书卷气，也能尝到一碗热豆腐的人间味。

薛宝辰的价值，不只在个人成就，也在他背后那片土地。寺坡村地处的杜曲，是樊川腹地的一颗明珠，是京兆杜氏的根脉与盛唐人文交汇的活化石。

樊川八大寺院有五寺隶属杜曲（兴教寺为佛教法相宗祖庭），杜甫自称“少陵野老”，曾在此居住数载；白居易留恋“杜曲花光”，夜宿不归并题写《宿杜曲花下》；杜曲还是杜牧的“精神原乡”。

薛宝辰所在的寺坡村有崔护诗下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桃溪堡，也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添碟子”（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寺坡村特有的一种地方传统手工艺，誉满长安城南，起源于清末寺坡村民赵锡恩对祭祀关帝庙时所献祭品的艺术加工。）

一个村庄，既有唐诗文脉，又有民间工艺，还走出过几位翰林学者，这样的文化厚度，在长安城南并不多见。

更难得的是，寺坡村的文化不是“断代”的。清代有薛宝辰以文章见长，笔墨清雅，兼通医理，绘画典雅。薛宝辰的及门弟子董辅臣，亦是关中名士、晚清民初著名画家，与人物画家李友鹤、冯友石一起被誉为“长安三绝”，绘画作品有《弈川图》《楚山读画图》等，并撰写《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记》。寺坡村的书画传统延续至今，这种代际相传，才是乡村文化最鲜活的部分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（3）

○ 墨　耘

维度效应名称	青铜器效应	达克效应	皮格马利翁效应
核心机制	把后天变异当作先天本质	无知者不知道自己无知	信念塑造现实
主体	集体/社会	个体	个体+他人
方向	认知的倒退（偏离真相）	认知的停滞（固守无知）	认知的前进（创造真相）
时间维度	历时性：初始→变异→反本质	共时性：此刻的无知	历时性+共时性：信念→行动→结果
错误类型	本质归属错误	自我评估错误	无错误（正向的）
典型案例	复古形式主义	刚学会开车的人笃信自己技术	罗森塔尔鼓励式教学

青铜器效应填补了一个空白：现有的认知偏误理论大多关注个体当下的判断失误（如达克效应），或信念如何改变未来（如皮格马利翁效应），而青铜器效应揭示的是时间如何改写人们对过去的认知——它是一种历史性的认知倒错。为此，我们把它们逻辑对比如左表：

（达克效应是指：能力越低的人，越容易高估自己，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认知水平来意识到自己的无能。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：你对某人或某事怀有的强烈期望，会在无形中改变你的行为方式，从而促使对方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发展，最终让预期成为现实。）

司马迁祠

○ 张焕军

车出芝川收费站后，转入 108 国道继续向东行驶。不多久，拐向了一条标识着通往司马迁祠的专用道路。

与之前那次来大不一样了。广场恢宏庄严、宽广静谧。远处伫立的是司马迁雕像，两侧是一组组花岗岩群雕，从五帝本纪起，表现的均是与《史记》相关的人物。行于其间，肃穆而凝重，仿佛穿越回了两千多年前，让人不由得生出一份崇敬之情。

我没有乘坐景区的观光车，而是徒步沿着广场右侧的雕塑朝里走。打算返回时，再欣赏另一侧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，广场上的大部分雕塑，特别是那座高大的司马迁塑像，基本都是出自我的朋友、雕塑家周起翔之手。每一座雕塑都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

时值中午，暖阳高悬。行不多时，身上就开始发汗。

立于司马迁塑像下，我仰头望着他高大的身躯。望着望着，忽就生出些赞叹。心里说，“真把人给塑活了”。

由于高度的原因，虽然难以辨识塑像的面容表情，但那把山羊胡子、那根飘舞的发带，以及手拿竹简、目视远方的神态，给了我一种幻觉：那个气宇轩昂、神闲气定的大汉史官——司马迁又回来了。

这尊司马迁塑像，通体由青铜铸就。高十二米，重二十六吨，合五十二万两，寓意《史记》中的十二本纪与全书的五十二万字。

周起翔先生于我亦师亦友。我曾多次面对面聆听他讲创作这尊雕像的经过，从构思、做小样，到放大、做模具，再到浇筑完成，每一个环节无不是艰辛备至。每当他讲到动情处，我都能看见泪水在他眼里打转。他坚定地认为，他内心的司马迁是长胡子的，是个真正的男人，就是他作品中的模样。

我绕着司马迁塑像走了三圈，从不同的视角拍了照片，之后，朝塑像后面的司马迁祠走去。

印象中，早年司马迁祠前面是个比较小的停车场，下车后，过了芝水桥，就可以见到那座古色古香的山门。现在不同了，从我进景区起，连拍照，带浏览，待来到山门时，已用去了一个多小时。

此行韩城，再访司马迁祠，与之前那次相较，从心情上讲是有区别的。如果说，上一次来，是满足于获知司马迁祠的一些知识，是轻松愉悦的，那么此行，则是带着敬仰与疑惑来的。

司马迁因言获罪，身受奇耻大辱。他本可以一死了之，保全名节。然而，他却选择了忍辱求生，用“不屈”之身完成了不朽之作。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？

过了芝秀桥，便抵达了启功先生题写匾额的山门：汉太史司马迁祠墓。踏入山门，脚下的石块在提醒每个到此的人，这是闻名已久的韩奕坡，也是被后世唤作司马坡的古道。

这是一条年代久远的坡道，上可推至周王朝时期，连着古韩侯与周天子，应该说是通往关中的古官道。早在修建司马迁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北宋时铺了大石条，历经车马碾磨，早已变得凹凸不平。

顺古道缓缓上行，及至“高山仰止”牌坊前，道路分为两岔：一侧通往司马迁祠，另一侧通往京畿方向。

穿过牌坊，坡道变成了窄而陡的阶梯。阶梯两侧是陡峭的土崖。一步一台，如同在山脊上漫步。我打开手机中的摄影功能，双手举着，一口气登到了祠堂门前。上来后方知，台阶竟有九十九阶之多。闻此，我不禁为自己的体力欣慰起来。

登高远眺，芝川河谷一览无余。远处黄河朦朦胧胧，高架桥似游龙戏水。秋风阵阵，旌旗飞舞。

踞于塬上的祠堂建筑，顺着塬坡依崖就势向高处一层层铺展。把祠墓安放在此，东可观大河奔流，西可依梁山静峙，面阳背阴，芝水绕流于前，仿佛这里天生就是太史公的居所。

来之前，我还在纳闷，太史公完成了《史记》后，为何就没有了踪影，他又去了哪儿呢？现在，我站在龙亭塬上，望着这一切，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眼前祠宇奕奕，依山踞崖，山河形胜，气象雄阔。这片土地，是他来的地方，也是他回去的地方。太史公没去任何地方，就站在这里，守护着这里。

古人讲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谓之三不朽。司马迁的忍辱求生，为的是立言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——立言的山。